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三十八

黃得功列傳

附劉澤清高杰劉良佐

黃得功順天人號黃闖子軍中呼為虎將崇禎
壬午為總兵出守鳳陽逆賊張獻忠設伏擒桐
城守將廖應登以重兵圍桐城半月得功提兵
往救兵至即遁皖撫犒之駐師練潭與安廬道
張公亮飲酣時得功年踰六十披甲躍馬提刀
以示勇悍由小坡下策馬行三五里至其營帳

高丈餘得功縱馬飛騰如履平地觀者吐舌後
追賊將劉遠，已越澗走澗澗數丈得功鞭馬
一躍而過撞澗邊礮石臂折用左手擒遠。先
帝賜之鑿藥錄其功封靖南伯甲申北變後帶
兵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收為四鎮封靖南侯
轄滁和駐廬州盧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
光固一帶尤良玉兵下蕪湖馬士英調得功兵
截守上江屯兵太平府據浮橋為寨時值南京

有王子明事錦衣獄具處斬得功上疏曰先
帝身死社稷天下痛之太子二王俱在賊壘生
死未知天下引領方望其未今聞王子至京無
不舉手加額近傳為假冒已成大獄即欲加刑
臣一聞之不勝駭異先帝太子已立東宮曾
出講學在東宮則有東宮侍從在講學則有入
直講官左右多人豈無識認奸佞雖聞不畏死
決不以現在之性命博未來之富貴故人多疑

其非假今既云講官王鐸識認過矣侍送太監
辨駁過矣錦衣衛刑部官勘問過矣千假萬假
所不必言但臣謂真固不可殺假則尤不可殺
勘問多官既知是假遲之一年太子二王一有
的信則此人萬死莫贖斬之市曹與衆共棄人
人快心萬一尚在狐疑不殺則是假還假殺則
雖假亦真萬望 皇上留之詔獄待日久論真定
假自明殺之未晚如或冒昧加刑臣即訓兵趣

闕以問刑官之殺吾先帝半信半疑之太子者諸臣其何所逃死䟽上廷臣咋指相戒王子明得以疑獄不死乙酉以破左良玉兵晉封靖國公五月弘光與馬士英約逸士英先走弘光誤走太平遂奔得功軍得功收之營中是時劉良佐剃髮先降為清向導走報得功謂良佐不忌舊主前來共圖恢復得功信之過浮橋與良佐相見政下馬款曲清兵卒至撤去浮橋首尾

不能相救得功上馬死戰其旣將田雄暗發一
矢中得功喉歛皮未斷得功大呼曰天乎天乎
部下小子如此我事不可為矣遂拔刀斬其未
殊田雄縛弘光檻送北京獻俘請功

石匱書曰春秋大尊王見假仗者而喜孔子所
以亟取桓文也使縛芻為人名之曰太子猶不
忍殺况王子明在疑信之際乎舉朝之人惟馮
賊是媚渠曰非真則皆曰非真渠曰可殺則皆

曰可殺廼殺則鉅假亦真之語反出是一武弁
口舉朝之人不皆聾啞也哉

劉澤清山東曹縣人從黔撫王三善得官督府
劉滄嶼授以總兵劉付遂與督府抗不受命既
私出神山敗績守東平棄城走督府移檄捕之
澤清急歸曹盡召曹濮之賊託以復戰為辭橫
招衛人朱秉南欲先殺巡道索巡道及曹鄆諸
縣數千金商其先墓辭母而行意示不免即作

賊所過殘毒遂入監軍太監高起潛幕中頓兵
其下派守登州水門倚奄勢盡假諸帥火器及
土囊且復欲諸帥更日為守東兗道陸夢龍不
可而止澤清雖桀驁而脂胸不敢近賊一步又
不諳火器孔有德後水門出入如家皆澤清之
罪也後河南流寇竊發詔澤清移鎮彰德澤清
逃歸上疏自請兼轄曹兗德州河間等處俞旨
優畚之澤清歸曹東人震恐撫院恐有變急檄

充東道陸夢龍往曹州料理夢龍至曹見巡道
謝肇玄時曹縣城門晝閉夢龍至始開門巡道
治觴歛夢龍席間報澤清將至夢龍素不飲故
久坐以鎮之而肇玄趨起甚惟恐夢龍不即去
而俾不得往迎澤清也夜漏下澤清坐公署無
氣色遣一役叩首進間云因公會不敢謁當俟
會散以覘二道肇玄踟躕致不安夢龍置若罔
聞飲罷澤清先令人私見夢龍中軍云欲上謁

恐不答拜夢龍知語中軍曰往來常禮也何不
答之有聲立先拜澤清澤清先謁夢龍夢龍不
啓門傳云俟頃間當答拜既答則語澤清曰君
欲建功名當守登何婦此為曰將婦娶夢龍謹
之曰君鬚髯如戟尚無壓寨夫人邪又謂之曰
君真錦衣晝旋矣湏令鄉里稱為善人時澤清
携賊數百環左右皆蓬然次日澤清歸曹縣肇
玄盛為贖錢祖之而行壬午北兵至臨清澤清

縱掠臨清奔馳南下甲申正月左諭德楊士聰
衛胤文入直語閣臣曰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
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封澤清
為東平伯詔與吳三桂入衛京師召之不至三
月國變澤清潰至淮安史可法請設四鎮遂晉
澤清東平侯轄淮海駐淮北海印沛貢一十州
縣隸之經畧山東澤清造第於淮安規模壯麗
上擬王府兵丁恣肆百姓苦之乙酉北騎渡河

南都失守澤清擁兵登萊舳舻數萬蓋為颶風
所漂沒無餘澤清投誠清朝羈留旗下曹縣起
義多澤清宗人遂縛澤清斬於西市

高傑陝西人有駢勇名稱翻山鷄與闖賊同夥
闖賊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
與邢氏通挈之來歸陝督洪承疇受其降撥付
賀人龍麾下人龍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
庭繼任殺人龍以傑為總兵與白廣恩為前鋒

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
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揚人罷市登俾死
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騶集
衆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勳與傑善為言當事請
放高兵入城衆譁甚指元勳為高黨謂不殺元
勳城不可守遂段斬之城撲傑恨攻益力史可
法曲解之久之移鎮永州始罷兵隸傑可法標
下為前鋒總兵官會鎮江守將于永綬與浙兵

開殺浙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
十里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
為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高傑疏言目今大
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言言之然逆曹單渡則
黃河無險自潁婦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
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
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奠
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史可法分派汛

地廼封傑為興平伯充總兵官轄徐泗駐泗水
徐泗宿毫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叅將蔣應雄許
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甲申十月閣部
史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清兵入宿遷可
法救之曰拔營去遂撤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
巡按陳潛夫探得清朝於十月發兵一往山西
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逆孟縣過河傑與

劉澤清書云清朝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寔
七八千齊駐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
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
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
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
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
清以聞傑遣使遺清肅王書約與合兵勦闖云
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大仇未復山川

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閩東大兵能復
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
朝使謹贖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
答高厚萬一茲逆聞馳梁西昔未及授首凡係
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
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膽惟以殺闖逆
報國仇為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
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

肯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
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能事
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頂祝復
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懷無
由面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始
終成貴國恤憐之名且逆闖凶悖嬰國所甚惡
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賢國念其忠義所必
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

有在三百年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
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肅王致書高大將
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而
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下矣若第欲合兵勦闖
其事勿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先是
清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
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
茅土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牆高力

備禦時有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引兵渡河偽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加傑太子太傅清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雒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傑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稱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爲傑至汛地冒雪防河都督李際遇降清河洛庫薄史可法議出兵北上爲先帝報仇傑請先往乙酉

正月統兵而北傑兵多闕賊奮部殘殺一過血流數里至是號令肅然不許取民間寸芻粒粟於是人々嘆羨謂其改行為良將也傑臨發謂所知曰吾此行必破潼關梟李賊之首以報天子吾相諸宿將惟許定國可與同事吾往睢陽約與俱去所知曰許定國素強梁且有二心公勿往傑笑曰吾直折箠使之何害及至睢陽定國負弩矢却迎盛宮館厚儲張筵入城為好會

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輕騎赴會
是日平旦入城既就館傑與定國約毋居睢陽
率兵隨我西行我且誠部將敢動搖汝者斬定
國唯，傑又曰吾旦日移營儀封爲衆未備亦
先往爲我理之定國復唯，傑心易之飲酒醉
卧定國命諸將以酒食邀傑騎送者脫甲盤桓
而猝引壯士數百就其牀縛傑，驚起所格殺
猶十餘人遂被縛夾以飛騎夜馳河干欲引與

俱北傑大罵不聽定國怒遂殺之親丁遇害者
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清加監軍衛胤文兵部
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率子高元爵請卹弘
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可法請以傑
部將李本身為提督弘光以興平有子朕豈以
兵馬汎地邊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爭
揚州弘光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
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汎東顧設鹵渡河罪將

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回汛加李本身太子
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揚承
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
後勁總兵李翔雲赴隻清右協總兵胡茂貞左
協總兵郭虎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傑死欲併
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
合奏高傑無寸功加恩太重臣等不能相安而
寧南侯左良玉有忠亂將同壓卵之疏九江總

督袁繼咸亦有興平有可念之勞之疏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議予祭葬

劉良佐陝西人驍勇善戰好騎一花馬遂號曰花馬劉北變後兵潰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封為廣昌伯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清至先降良佐坐帳中躬先剃髮勒其部下將士立時剃髮如山積清以良

佐為總兵官提兵至姑熟說降黃得功得功墮
計自刎良佐與田雄獲弘光獻俘京師留旗下
遇缺擢用

石匱書曰我明受流賊之禍烈矣吾謂受流將
軍之禍更烈於流賊何者蓋四鎮之潰兵不到
則淮揚之藩籬不破姑熟之堵兵不出則呂梁
之北騎不來花馬之間諜不行則黃闖之咽喉
不斷國家大禍無不以四鎮釀成而厥後四鎮

身死數十萬驕悍之兵俱變為韃靼今四方受
韃兵之害者猶是四鎮之餘孽也其流毒可勝
道哉

又曰四鎮逃兵也而靖南守鳳陽不得與逃兵
比四鎮賊也而靖南兵為土著不得與賊比四
鎮叛臣也而靖南死於忠烈不得與叛臣比則
是靖南已自拔於四鎮之外而猶列之四鎮者
志異也且以志失也志異者以四鎮之中而有

靖南則四鎮之不為靖南者得
不見而媿死志
失者以史閣部之設四鎮不設於山東河南乃
設於南畿數百里之內此則閣部之第一失着
故不可不記之也

石匱書卷第三十九

丙戌殉難列傳總論

自古中興之主難於開弼開弼之主利用緩中
興之主利用急開弼之主利用仁中興之主利
用義開弼之主利用冷中興之主利用熱蓋國
步方改祖宗恩澤及故主悲思離黍聞情銅駝
在念止爭俄頃故中興之主全在急起收之如
療病者人雖顛決氣在咽喉一提即活若置之

悠忽日冷日淡日遠日踈此機一失線索都散
即有駟馬不可復追矣魯王之在魯也所供者
數王厰之籽粒所給者數千石之俸糧見兗州
太守如見師帥對兗州鄉宦如對神明一旦監
國於浙東之八府冠蓋鱗集稱臣朝請皆先
皇帝之宰輔公侯尚書科道昔日聞其名如日
辰河嶽不敢攀附者一旦而為吾之奔走使令
八府數十萬之錢糧昔日如天姥桃源夢想之

所不至者一旦而為吾之輓輸庫藏其心已足
其志已滿祇願清兵一日不渡錢塘則吾可享
一日之富貴稱紹興為京師稱蕭山為邊塞費
長房縮地於葫蘆錢唐衣帶水以外非吾所知
笑故一味孱弱一味瀟灑兵馬錢糧毫不經意
止與一二文人 士飲酒賦詩彈琴寫字盡其
所長不過為太平盛世一樂善好書之賢王安
問中興安問光復哉故朝中諸大老與江上諸

藩鎮皆以虛文聊應故事燕雀處堂堂不知隣
火之將燎其室也長江一帶燈火蟬聯盛張敬
勢如虛弱之人而反見洪大之脉石火電光一
見即滅更有何術可以羈留歲月哉北騎暗渡
魯王明走澣門一出遂如斷梗浮萍不相接續
遂浪隨風尚復有何底止耶故殺身殉國如王
武寧張永豐其精忠俠烈與張世傑之在崖山
文、山之在柴市何足多讓而其次如曹學佺

袁繼咸輩在籍在官成仁取義尚有多人亦足以見我高皇帝三百年深仁厚澤之所貽烈皇帝十七年宵衣旰食之所報矣是歲魯公唐亦與之俱亡今歲丙戌殉難之人半屬隆武蓋總見吾浙閩之人原只為高皇帝起見孝陵在邇屬望中興寔未嘗分唐分魯也

袁繼咸字臨侯江西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山西提學僉事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奏繼咸

不職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寃與孫振並逮訊得
白久以物望所歸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
撫楚分信鄖竹西界時大帥左良玉逆令督師
楊嗣昌尋致獻賊陷襄陽朝廷乃遣繼成襄宗
民數千人伏闕號上感動得以夜即壬午遂戍
所以燎官召理河北屯牧遼寧南避賊襄鄖東
驛池皖總憲李邦華約與勤王繼成便道責良
玉以大義即川黔餉十四萬與之驛止于是內

聞吳姓䟽請繼咸權為潯督獻賊方圍武昌急
繼咸不待敕命詣皖要良玉西援良玉遂巡繼
咸將陳可立三百人先行良玉乃發方國安等
五千人為先鋒而自率大隊繼進武昌陷賊疑
李自成欲入楚便走岳沙良玉復斬春冶昌諸
縣至是繼咸乃力陳河北不屯狀上不聽甲申
新楚督呂大器與寧南不協復請繼咸督潯時
有左良玉世鎮武昌之命繼咸以為左驕宜聽

督臣調度否不為使四月北報急掌科左懋第
來視楚師過于潯懋第欲以楚事俾繼咸督鄭
鴻逵之師北勤王未發而南都正位先是史可
法有立福藩五不可之說馬士英持是書制可
法又欲大掖阮大鍼討高傑而姜曰廣與可法
皆不可繼咸亦爭之力時二鎮高黃互闕忻城
伯趙之龍云此宜馬貴陽一往上曰果然士英
不肯可法乃自請出督繼咸勸上親征且密言

寧南侯良玉驕蹇狀上無如何以繼咸為總督
江楚應皖等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繼咸疏薦劉宗周黃道周吳姓揚廷麟葉
廷秀力辭加恩乃還潯時良玉接監國書不拜
令軍容何志禮御史黃澍入賀觀朝廷澍劾馬
士英十大罪至廷諍天下咸是澍士英酷欲甘
心澍遂有楚宗室盛濃武弁周維幾等承士英
指劾奏澍贓穢無數詔逮澍時輔臣姜曰廣為

鎮臣所嗾引病去。繼咸爭之，不得。因上內治六事疏，規切上躬。復因元旦力陳三案，不宜追論。反釋定策朋黨，將連之獄。勸新莽蔡爽，琛不宜修怨，滋多。又疏闔敗清，必有爭。江南請假督撫，權以用左不聽。求去不許。當是時，李賊為清吳三桂所敗，走秦復逸。楚良玉戒賊，遠有偽太子。王子朝事無不恨，士英則以為真太子。諸鎮解體三月，澍乃勸良玉以兵劫君側，因釋楚賊計。

兩便遂為檄殺士英之罪繼咸與焉四月良玉
以兵至九江招繼咸語次太子事為大哭因偽
出太子密諭勅諸將諸將入城焚掠繼咸大驚
曰是亂也良玉疾方劇哭曰余負臨侯矣嘔血
死秘不發喪良玉子夢庚自為留後則清師已
陷泗州矣繼咸密上書請以兵固江上衛神京
兵部張掇黨士英中阻之得嚴旨詔遣靖南侯
黃得功等禦左兵上流夢庚敗遂密通款于清

清令冷大人者招繼成繼成欲投水不得方自
縊監紀余有灑覺而活之八月至北京猶明冠
服就館清令劉學士致辭再三必官之繼成執
不二之義甚烈劉又曰即宜與諸鎮同朝繼成
曰明服何朝劉曰即不朝奈何聞古有所為商
齊者公妄為之乎繼成意清以逸民待之曰古
盛世亦不辱二子之志次日劉復強之繼成曰
不忠之臣清何所用之劉語塞于是內院竄勅

朝繼成繼成曰某壘臣非降臣無朝見禮寗怫
然越二日改別館衛之以卒晉門人在清仕籍
者涕泣勸之堅不從偶清御史盧傳者疏繼成
可用繼成復辭卒遇害

吳易字日生南直吳江人祖山禮部尚書易有
文名以天下為己任登崇禎癸未進士方謁選
兵部主事明年賊勢急有僧知一者道行堅能
言禍福易就問吉凶僧曰公忠功名果出自有

便可草，若果朝廷與公則有一個字撇不得
易是之頃之間駕崩易削髮欲為弟子僧曰非
我徒也叱去易悟潛歸而南都正位因著恢復
中興四議具見忠悃將共疏上之間奸相馬士
英方用事不果上撫卷太息曰吾不知死所笑
乙酉五月南都陷清兵直抵武林時為薙髮所
激三吳競起易遂練舟師于太湖江東號吳兵
最為矯勁出沒不常清兵饋道多被阻絕表于

監國魯王請為內應，因薦諸生呂宣忠可任。總
戎授易、蕪、松巡撫，御史繼聞，越中誤送間諜，
遂密疏遣諸生夏寶謨上之，卒不墮其計。中因
懸長興伯以待易，丙戌正月，復吳江，殺知縣孔
五月，復嘉善，殺守將王及，越師飢潰，易之舟師
尚漂忽不解，然易每潛陸地，不至其軍，清懸賞
三千金，有購易小將孫玉章賣易，請賞誘至孫家，攻
通清兵，縛之以敗舟，潛載入杭。易將陳繼周、天

等疾以兵追竄不得乃執王章父子活燒之易
謁清督張存仁不屈久之被難陳繼周天卒見
殺

鄭為虹字天玉初直隸歙人幼敏慧長深沉好
古壬午舉南闈明年與伯父元勳同授春宮授
廣東昌化令會國變不果任弘光中改授浦城
且之任父元化與之千金誠勿染浦一錢為虹
敬諾浦無官驛適差應日煩民若之為虹力爭

得脫盡謝常例溢額曰父教之也時多盜團練
鄉勇倣宋韓琦魏李崇意行之唐王正位于閩
知其賢擢為監祭御史浦民號于道遮留乃以
御史駐浦巡視仙霞等關丙戌加移按上游仍
兼舊事六月紹興失守鄭芝龍盡撤閩戌單
八月清兵入閩執欲降之賈雍髮為虹曰負國
不忠負祖不孝髮在見志旋責餉急為虹囊無
一錢黃髮李石鍾等數千人號伏願代輸乞御

史命為虹叱曰即死無煩等意清貝勒知不可奪曰鄭御史真忠臣當成其志押城下則給刑者有金錢果園得賜若刑者喜至處縛稍寬則奮躍奪刀刺刑者不中復自戕其胸不死遂見害年二十有五是時送死者為中軍游擊張萬明及萬明子翹鸞而兵科給事中黃大鵬都督洪祖烈咸共事仙霞一日死之大鵬與為虹先後出文正劉湛陸之門初四鎮時欲入揚州自

保百姓惡之誤以元勳為佞謀群起殺之最慘
子星能詩古文

黃大鵬字搏子建陽人登崇禎庚辰進士授龍
游知縣隆武正位閩中陞見稱旨擢監察御史
督守浦城扁仙霞嶺清兵下浙鄭芝龍盡撤仙
霞守兵清兵竟跨嶺達浦：車不能回大鵬無
如何端坐堂上索飲極醉須臾城陷卒報清將
者曰黃御史尚高座飲酒清將叱呼大鵬來大

鵬使酒嫚罵曰清人來謁我，明御史此膝留
在，未可往。屈已擬必死，故作狂妄，遂縛去。罵不
擇言，竟遇害。

王士弘，江西臨川人。崇禎庚午舉人。隆武授吏
部司務。陞延平府知府。丙戌八月，貝勒兵進屯
平陰。武先一日走汀州。士弘方督造銃船，給散
守禦衣糧。貝勒軍匝朝門，傳箭索收府印。士弘
懷印正衣冠，自經於衙署。

胡偉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仕閩授湖廣
道丙戌信州陷執見金穀桓罵不絕口穀桓先
割其耳鼻罵愈厲再斷其舌血噴穀桓面聲桓
大怒斬之章江門

周定仍江西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仕閩授監
察御史丙戌巡視信州王得仁取信州兵薄城
下定仍猶坐堂上理案牘若為不知者比兵執
之驅至得仁所不拜得仁令棍斷其腳蓋踞地

謾罵復係其母夫人妻妾環向泣諭終不為動
囚於獄尋釋之自經於西門官倉瑋

吳聞禮休寧人崇禎癸未進士入閩為都御史
閩城陷聞禮被執不屈死之

余應桂都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間為湖廣
巡按御史時巡撫盧象昇陞七省總督薦應桂
自代遂以巡按超陞巡撫甲申回籍南都陷應
桂起義都昌堅守四載戊子兵敗積薪自焚膚

髮皆焦不死投井又不死父子被執不屈死之
吳炳宜興人崇禎己未進士仕粵西為永曆間
部守衡州城陷被執不屈死之

俞元良號毅維浙江海寧人崇禎癸未進士授
沁州知州未之任乙酉六月清兵至抗海寧令
林盜以印付其貳去盜甚得民元良欲留盜有
所事城守顧諸郡爭郊迎盜不果留元良亦旋
隱去閏六月嘉湖民兵起清將黃千總者驍滿

人也率精兵數千屯崇德為咽喉千總彎巨弓
被鉄甲當五六十斤爭利必先得時海寧百姓
奉衛指揮姜得臣等為盟主而朱大綱蔡更生
等皆以勲衛同事聘僧穎石為先鋒穎石吳人
避仇為緇流敢未嘗習武嘗以天旱自請登壇
禱雨截其勢口嚼噴之雨為至於是負兩斧逆
三百餘人猝至崇德西閉清兵坐卧不為備猝
礮擊三五騎傷明日以千總必搗海寧穎石復

與數驍勇率百餘人伏長岬湫處千總果引三百餘騎趨長岸七騎最先穎石起突出馬驚千總驟發一矢中穎石左股穎石勇負痛徂歿千總不中，其馬馬半截顛千總仆地時六馬皆反走不為救千總步不習故運刀遲穎石手起裂其額千總弃大刀據地拔所佩小刀，未脫鞘穎石近更一斧持其頭時百餘人縱盡滅六騎其三百望風馳還遠近聞之三四百里爭較

奔援海寧是時兵科熊汝霖起義與鄭遵謙合
防海行收兵敦請元良為督餉元良許諾因請
加原衛世爵千百戶各一級使分領其衆七月
汝霖兵輕與清逆戰大敗翁家埠而縣無賴奸
作乃陰告清道里及城守狀願為向時姜國臣
等師次翁家埠結陣以待既合清兵故小却國
臣等進擊之輒走退去明日五鼓清兵大隊聞
道掩至城下千戶蔡史生屯北門戰不利身中

數箭死而守塚御兵驚奔塚清兵以肩承足層
級跨城上元良但主餉身不設衛城既陷猶自
謹管鑰曰此何之有抱公事死耳清兵蟻入劫
篋元良不與遂見害并殺其兄伯昭子諸生某
其初匿去嗣聞父被難號出見害於父尸之旁
家人無完者千戶朱大綱投井，淺未死家人
起之憤復擲下死城內外被殺千人溺死婦女
百餘人被劫婦女三百餘人先是前六月雨雪

縣之雙廟巷積盈指許至是城陷而故令林空
起義于其鄉事不成見殺

霍子衡字覺商廣東海南人萬曆丙午舉人霍
文敏公韜之裔也久不第就教歷戶部司務升
員外出為袁州知府乙酉清兵破袁州單身逸
歸明年丙戌唐王正位廣州起子衡太僕少卿
無何廣州陷子衡朝服北面再拜畢率家人送
容辭祖廟若將遠行者夜寘酒飲家人慷慨盡

醉明日公服過隣人言別願死舍後水南出戶
長子應蘭至隣詫子何為曰吾死吾父應蘭出
其弟應荃至應荃出其弟應芷至皆曰吾死吾
父隣人大驚偕其妻即視之見子衡與其家人
十餘輩環坐舍後池畔則呼隣人坐語歎無
異常時俄傳清人至其里隣人急去子衡先赴
水妾莫氏繼之次子應荃與妻徐氏繼之季子
應芷與妻區氏又繼之長子應蘭後至蓋應蘭

大書庭中世受國恩義不臣為臣死忠為子死
孝闔門盡節以報君恩大明太僕寺卿霍子衡
男應蘭書：畢出問大人如何見已立水即入
水扶持他隣人已削髮如清制乃將來救應蘭
詔曰母陷我不義復牽其長女汝不死必污賊
手遂相牽沈水應蘭之妻梁氏有娠隣人救止
之得不死最後莫之婢十齡亦倉皇赴池死蓋
霍氏一門死者凡人蘭荃皆即孱生蘭有二子

荃一子存並無子其族子師連常師事陳邦彥
隆武中弃文業以義師勤王授游擊尋加付總
兵廣州陷師連以兵偽降得守三水邦彥兵起
為邦彥誘殺清校數十人逆攻廣州後守清遠
柵戰敗以數十騎走四會為清兵追及見殺
石匱書曰甲申變後臣子為明立福立魯立唐
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存則
人心一日不死文信公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

無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為不可救則天命也
故匡山秀夫天章世傑紫市天祥皆是大家忠
臣何得以難易遲蚤復分高下哉